

►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◀

Zhong Wai Jingdian yuedu shuxi

中外经典阅读书系

傅雷家书

Fu Lei Jia Shu

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

Fu Lei Jia Shu

ZHONGWAI JINGDIAN YUEDU SHUXI

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

责任编辑 隋书坦
封面设计 刘泰丰

ISBN 7-80150-538-7



9 787801 505385 >

ISBN 7-80150-538-7/1·70
(第一辑) 总定价: 348.00元

★语文新课标中外经典阅读书系★

傅雷家书

傅 敏 著

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傅雷家书/傅敏编.—北京：军事谊文出版社，
2006.3

(中外经典阅读书系.第1辑)

ISBN 7-80150-538-7

I.傅… II.傅… III.书信集 IV.K2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8318 号

傅雷家书

傅 敏 编

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 1 号 100011)

电话:66747357(编辑部) 66747236(发行部)

新华书店经销

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850×1168mm 1/32 开本 95.35 印张 337 千字

ISBN 7-80150-528-7/I·70

第一辑总定价:348.00 元

[E-mail:jsywcbs@125.com](mailto:jsywcbs@125.com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丛书出版说明

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发展素质教育,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养,使其具有全面素质的新型人才,国家教育部先后颁布了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和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。旨在贯彻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,在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基本要求。

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,少年儿童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,从素质的培养、性格的塑造、心理承受力的加强,到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形成以及智力的开发,都是极其重要的课题。

为此,我们根据《课程标准》里的推荐篇目,经过长时间的探索 and 调查,进行了精心编撰,主要以经典名篇为主,深入浅出,图文并茂,集教学性、趣味性为一体,尽力适应不同阶段学生阅读的习惯要求,最大限度地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舒适度,以期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。

文学名著,具有永久的魅力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。我们所精选的这套系列丛书,可谓本本都是精品,它能让不同阶段的学生通过书中人物的命运,了解社会,体察人生,启迪心灵,而这些名著中所散发出来的美,更是滋润学生们心田的甘泉。我们真切地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帮助学生形成个性化的自我见地,并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学习兴趣使学生们获益匪浅,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,我们也就倍感欣慰之至啦!

最后,愿本套丛书成为广大学生的良师益友,并将陪伴你们茁壮成长!

编者

2006年2月

目 录

傅聰家信	(1)
------------	-----

傅雷夫妇給孩子的信

一九五四年〔四十一通〕	(15)
一九五五年〔十五通〕	(71)
一九五六年〔二十一通〕	(114)
一九五七年〔十二通〕	(151)
一九五八年〔三通〕	(164)
一九五九年〔二通〕	(167)
一九六零年〔十九通〕	(171)
一九六一年〔二十七通〕	(194)
一九六二年〔二十二通〕	(264)
一九六三年〔十三通〕	(300)
一九六四年〔七通〕	(313)
一九六五年〔十三通〕	(326)
一九六六年〔五通〕	(349)

傅聰家信

这是“文化大革命”野蛮抄家后残存的傅聰家信。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的信,估计是傅聰于一九五八年底离开波兰前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。

第一通

亲爱的敏弟:

首先让我对你道歉,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,我前不久是给你写了信的,可是我没有寄,因为我的心情非常坏,写的信尽出错,自己看了也讨厌。

我十月三十日才回到华沙,在莫斯科最后给拖住为苏中友协成立大会演出了。回来初期因为想到又要开会等等就心烦得要命。我太渴望着要投入到音乐中去了!最近我已正式开始工作,在弹 Prokofiev[普罗科菲耶夫]、Shostakovich[萧斯塔科维奇]和 Schubert[舒伯特]的 Sonatas[奏鸣曲],都是新的,兴致很高,成绩很不错,所以我的心情也好多了。

国内的生活和国外的太不同了,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,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,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,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,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,不然就会干枯掉。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,我现在也不愿去想,人生一共才几何,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,才能问心无愧。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,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,我可受不

了,我的艺术更受不了。

在苏联的演出非常成功,在列宁格勒简直是轰动,特别是 Prokofiev[普罗科菲耶夫],得到了最高的评价。节目单我要不到多的,一份寄到家里去了,苏联方面答应以后给我补寄,等有了再给你寄吧。

.....

我现在需要安静,我希望少一点人事的接触,这样好一点,我要安心工作。说老实话,我实在没有心思去解释什么,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

妈妈的信附上,谢谢你,我没有什么意见。

也许我的信很奇怪,也许有一股狂妄的味道;可是我自己觉得问心无愧,我不过是希望孤独一点,我要到音乐中去,不然我就不能问心无愧。再谈了,祝你好,不要为我的信不高兴!

聪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

第二通

亲爱的爸爸妈妈:

整整两个月没给你们写信了。心里其实常常挂念着,可是提不起笔来。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也不好,我不愿再给你们添增烦恼。我心里一直没有能完全平静下来。究竟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,有的时候有一种万事皆空的感觉,沉重得很。最近有一个时期心情又特别坏,工作也不上劲,所以我就写不出信来。这几天安心了些,又开始好好上劲工作了。前天收到妈妈来的两封信,我心里更难过,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,我能说什么呢?

回波兰以后开了两次音乐会,一次在克拉可夫,一次在洛兹。克拉可夫弹的 Handel[韩德尔]以及 Honegger[奥涅格]的 Piano Concerto[《钢琴协奏曲》];洛兹弹的 recital[独奏会],节目

是 Schubert[舒伯特]和 Prokofiev[普罗科菲耶夫],寄上节目单。音乐会的成绩都不错,评论都好。最近练 Bartok [巴托克]的 Piano Concerto No.3[《第三钢琴协奏曲》],快练出了,不久可能演出。

杰老师对我爱护备至,他有时与我讨论音乐问题,简直不把我当学生,而当做朋友,使我感动极了,新年是在他家里过的。

.....

至于说到作曲家,我最近最喜欢的第一是巴赫,巴赫太伟大了,他是一片海洋,他也是无边无际的天空,他的力量是大自然的力量,是一个有灵魂的大自然,是一个活的上帝。是巴赫使我的心平静,其实巴赫的虔诚没有一点悲观的成分,而是乐观的,充满了朝气,同时却又是那样成熟,那么有智慧。我每天早上起床,一定听一点巴赫的音乐,它好像能使我增加工作、生活的信心。

舒伯特,我仍然迷恋他,他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,我最近弹的 Piano Sonata in a min.[《a 小调钢琴奏鸣曲》],即 Richter [李赫特]在上海弹过的,自己弹了才越来越觉得它的伟大、深刻和朴素。

我也开始认识了萧斯塔科维奇。真是了不起的作曲家,我这儿有他的第一、第五和第十等三个交响曲,小提琴协奏曲和三个四重奏(第三、第四和第五),我最喜欢他的四重奏。他是近代作曲家中仅有的真正的音乐家之一,他写的都是音乐,他不为新奇而新奇,一切都是出之内心的,而且在他的音乐里,能找到一种深刻的信仰,像在巴赫、贝多芬身上可以找到的那种。他的四重奏极有深度,同时他又有些与莫扎特相通之处,有的时候是那么天真妩媚。

除了音乐,我的精神上的养料就是诗了。还是那个李白,那个热情澎湃的李白,念他的诗,不能不被他的力量震撼;念他的诗,我会想到祖国,想到出生我的祖国。

我的信会使你们高兴吗？我希望是这样。爸爸心烦的时候，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的，还是艺术能使人宽心。不多写了，祝你们高兴起来，身体好。

你们的孩子

聪

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

同时寄出一包信(爸爸来信)，一包节目单。

第三通

亲爱的爸爸妈妈：

我又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，当然心里常常是在挂念着的。今天收到你们的来信，很高兴，知道大家都平安，心里也就安了。

最近工作颇上劲，上星期在 Bydgoszcz[贝德戈什奇]演奏了 Bach[巴赫]的 Piano Concerto in A[《A 大调钢琴协奏曲》]和 Schumann[舒曼]的 Piano Concerto in a min.[《a 小调钢琴协奏曲》]，指挥是捷克人，叫 Tinsky[津斯基]，到中国去过，大概就是那一位五六年在我的音乐会以后指挥上海乐队的，他不是个什么独特的指挥，可是个很 solid[扎实]的 musician[音乐家]，跟他合作得很好。

巴托克的《第三钢琴协奏曲》也早已练出了，不久大概将演出。shostakovich[萧斯塔科维奇]的 Sonata[《奏鸣曲》]也练出了。三月六日在学校里将有一次汇报演出，我将弹 Bach[巴赫]的 Sarabandeet Partita[《萨拉班德和帕蒂德》]，这是一个 variation[变奏曲]；shostakovich[萧斯塔科维奇]的 Piano Sonata[《钢琴奏鸣曲》]；Schubert[舒伯特]的 Piano Sonata in a min.[《a 小调钢琴奏鸣曲》]；和 Prokofiev[普罗科菲耶夫]的 Piano Sonata No.5[《第五钢琴奏鸣曲》]。

最近工作成绩都还不错。

我想要练 Stravinsky [斯特拉文斯基] 的 Capriccio [《随想曲》],真是很妙的作品,可是很难,主要是记忆难。萧斯塔科维奇已经够我受的了。最近我算了一下,在我的保留曲目里已经有二十支协奏曲了。

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 Philhamonia[爱乐团体]写信给杰老师,邀请我明年三月去演出,杰老师及学校共同写了一封信给使馆,征求他们同意,一直没有回信,学校及杰老师当然是竭力主张我去的,后来杰老师又写了一封信去使馆,隔了几天,接使馆回音,说国内回复要比比利时方面直接写信去音协。我不懂究竟为什么要兜这些圈子,难道文化部不能决定,倒要音协来决定吗?

杰老师为了我,希望我能出去演出,花了不少心血,他一片热心,同时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机会为他争一分光,可是恐怕我们的领导很难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吧!听说,曾有许多国家通过波兰的 Agehcyof Artists(文化交流组织)邀请我去演出,如伦敦、巴黎等。虽然波兰学校方面、音乐界方面都是主张我去演出的,但却无法解决。前几天遇见南斯拉夫全国演出协会的负责人,他说曾好几次向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,但根本无回音。我想起在莫斯科曾遇见保加利亚文化部的一位处长,也说曾无数次向中国驻索菲亚大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,但从无回音。这些事情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。我想置之不理,似乎并非我国外交上的传统!

Anosow[阿诺索夫]前星期去华沙演出,提起说苏联的国家交响乐队今年五月将去华访问,他很希望我能去和他们合作演出。他们去中国的时间一定不短,我若是五月底或六月初赶回国,还来得及。

前几天高教部长杨秀峰来波兰,连着几天我们大家都忙着开会听报告,以后要上政治课了,会恐怕是要更多了。

部长找我单独谈了话,对我颇有指责,说我骄傲,脱离政治,

说起我在苏联时曾为了广播发脾气。事实上，是我在那里录音后，讲好了要听一遍，选择一下，最后再决定；约好了几次，电台方面都失信，害得我跑了好几次，我便有些火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在翻译同志面前表现得很气，结果中国同学就反映到上头去了。当然，这样我是不对的，另一方面，可见做人该如何小心。杨部长谈话时态度诚恳之极，使我不能不感动。后来我提起阿诺索夫的建议来，他倒表示颇为热心，说这是可以的。

其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，和声课进展尚快，练习很多，很需要花些时间，另外，我也去上了 Musical Literature[音乐文献]的课，我上的是三年级的课，专讲现代音乐。

再谈了，祝你们健康、愉快。

儿

聪 上

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

寄上节目单等。关于国内音乐界也下乡劳动的情形，望来信告知。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？难道改行？

第四通

亲爱的爸爸妈妈：

我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给你们写信的，反正很久很久了。我始终没有心情提笔，国内和国外迥然两个世界，要寻找共同的语言并非那么容易。对于我一个学音乐的人，心情的平静是太必要了，否则什么也干不成，所以我宁可暂时和国内那个世界隔得远些，至少争取把最后这几个月好好的利用。

今年六月底使馆找我谈话，说国内意见要我立刻回国（在那以前，一点也没有跟我提过回国的事），我说我没有意见，但希望使馆与波方商量。杰老师很伤心，他和校长给使馆写了信，希望

至少考了毕业再回去,希望到明年二月,使馆又找我谈,我说我争取十一月以前考毕业,使馆才同意了。

最近就是练琴,我又参加 Dusznibi[达什尼比]的 Festival [音乐节], 节目是萧邦的 Andante Spianato and Grand Polonaise [《平稳的行板和大波洛奈兹》], 10 Mazurkas [《玛祖卡》], 4 Ballads[《叙事曲》]。节目很重,全是最近练的,连 Bis[加奏]的曲子都是新练的。现在马上要练 Beethoven[贝多芬]的 Sonata[《奏鸣曲》], 要干的事多着呢,我想弹 Brahms[勃拉姆斯]的 Piano Concerto[《钢琴协奏曲》]考毕业,不知是否来得及。

我就是练琴,忙得很,将来的事想得很少,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了,希望你们别为我担心,马家我写过两封信去,并无回信,不知是没收到还是生我的气。

祝你们身体好,心情愉快。

儿

聪 上

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

第五通

这是傅聪在南美巡回演出期间,于哥伦比亚的

波哥大用七张明信片写就的信。

亲爱的爸爸妈妈:

从维也纳回伦敦,两天后就来南美,匆忙得不得了,尤其是因为 visa[签证]问题,南美国家办事官僚、糊涂,真是叫我走投无路。我十八日到 Caracas [卡拉卡斯] 是晚上八点半,我从 London-Amsterdam-Paris-Madrid-Lisbon-Caracas [伦敦-阿姆斯特丹-巴黎-马德里-里斯本-卡拉卡斯],共十四个小时。来接我的当地负责人告诉我,音乐会就是当天九点;可是所有的南美

给我的日程都是十九日。二十三日来哥伦比亚先到 Medellin[麦德林]开独奏会,然后是 Bogota[波哥大]弹斯特拉文斯基的《随想曲》。路途又复杂又不准时,实在是劳累之至,但这两个国家真是美,完全是黄宾虹山水画的味道,人也可爱,女孩子美极了,但说英文的少极了,言语不通真是苦,我买了一本西班牙文-英文字典,苦苦挣扎,也许两个月 tour[巡回演出]完了以后,也能扯几句洋泾浜西文了。所有的音乐会都是大成功,批评都是一致的赞扬,听众热情极了,Caracas[卡拉卡斯]要我九月里再去,Bogota[波哥大]要我下星期二再开一个独奏会。巴拿马也写信来,说 at all costs[无论如何,不惜任何代价]要我去开音乐会。我在阿根廷第一场音乐会是八月八日,明天晚上去电视台弹莫扎特的 pi-ano Concerto in B flat,K595 [《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》作品五九五号]。从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四日之间,可能还要挤出时间去巴拿马,现在尚未肯定。去阿根廷大约有七个音乐会,细节不得而知。巴西有四五个,然后去 Trinidad[特立尼达],Caracas[卡拉卡斯],牙买加的 Kingston[金斯敦],大约九月十天左右回伦敦。我从八月四日到八月二十五日都在阿根廷,以后就天天一个地方。

今天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,在 Bogota[波哥大]的一家书店里,买了一套八张唐寅的山水插页,我看一定是真迹,因为实在太好了。据说是以前在中国住了许多年的犹太人卖给他们的,我出了二百美金,我看是大便宜,它是我看到的古画中最精的精品之一。

南美真是令人激动,卡拉卡斯比纽约还要现代化,还要五光十色,可以看得出背后资源丰富,前途不得了,就是人太懒散。卡拉卡斯完全是从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八十年内建起来的。世界真是大,看不完的新鲜事物,我们的国家假如能把门户开放一点,多吹吹外面的风,也许可以得益不少,智慧是每个民族都有的,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自大呢?南美虽然大多数的人还是穷得不得

了,可是怎么可能十年内建起如此豪华的城市,他们住的地方虽破烂,但出门都是坐汽车,卡拉卡斯汽车之多,连纽约也相形逊色,南美真是一个谜! 再谈了,祝你们好!

儿

聪

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

Bogota[波哥大]的独奏会不可能了,因为找不到场子。巴拿马三十一日晚的音乐会,已肯定。

七月二十九日 又及

第六通

此信根据不久前发现的傅聪原信,并参考了母亲寄给萧芳芳母亲的抄件,方括号内注解为父亲的译注。抄件第一页右上角有父亲批注:“新西兰五月二十日邮戳,上海五月二十七日到。”

亲爱的爸爸妈妈:

真想不到能在香港和你们通电话,你们的声音口气,和以前一点没有分别,我好像见到你们一样。当时我心里的激动、辛酸,是欢喜又是悲伤,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。另一方面,人生真是不可捉摸,悲欢离合都是不可预料的。谁知道不久也许我们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呢?你们也应该看看孙子了,我做了父亲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傲。

这一次出来感想不少,到东南亚来虽然不是回国,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家乡感。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,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,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。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,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,谈得天花乱坠,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,看人们的笑容,一股亲

切的人情味,心里就化了,因为东方自有一种 harmony[和谐],人和人的 harmony[和谐],人和 nature[大自然]的 harmony[和谐]。

我在艺术上能够不断进步,不仅在于我自觉的追求,更重要的是我无形中时时刻刻都在化,那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才能。尽管我常在艺术的理想天地中神游,尽管我对实际事务常常不大经意,我却从来没有脱离生活,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,没有一分温暖——无论是阳光带来的,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,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。因为这样,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,新鲜的话,从心里奔放出来。

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“第一做人,第二做艺术家……”我在艺术上的成绩、缺点,和我做人的成绩、缺点是分不开的;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,在艺术上倒是好处,譬如“不失赤子之心”。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,常常上当,我也宁可如此。

我在东南亚有我特有的听众,许多都是从来没有听过西方音乐的,可是我可以清清楚楚的感觉到,他们尽管是门外汉,可是他们的 sensi-bility[感受力]和 intuition[直觉]强得很,我敢说我的音乐 reach them deeper than som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udience in the west [透入他们的内心比西方一般最世故的听众更加深]。我这次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一点。我觉得我有特殊的任务,有几个西方艺术家有这种 sense of communication[心心相印(与听众的精神沟通)的体会]呢?这并不是我的天才,而是要归功于我的东方的根。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對抗性的,人和自然對抗,人和人對抗,艺术家和听众也對抗。最成功的也只有用一种 personality forces the public to accept what he gives [个性去强迫群众接受他所给的东西]。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,我们是要化的,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,忘我所以能合一,和音乐合一,和听众合一,音乐、音乐家、听众都合一。换句话说 everything is hor-

izontal, music is horizontal, it flows, comes from nowhere, goes nowhere [一切都是水平式的, 音乐是水平式的, 不知从何处流出来, 也不知流向何处去], 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 奔流到海不复回”, it is horizontal between the artist and the public as well [在艺术家和听众之间也是水平式的(横的)关系](按聪所谓“水平式的”, 大概是“横的、纵的”意思, 就是说中国文化都出以不知不觉的渗透。就是从水平面流出来, 而不是自上而下的)。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。我对莫扎特、舒伯特、柏辽兹、萧邦、德彪西等的特别接近, 也是因为这些作曲家都属于 horizontal [水平式] 型。西方人对深度的看法和他们的基本上 vertical outlook [垂直的(自上而下的)观点] 有关, 难怪他们总是觉得 Bach-Beethoven-Brahms [巴赫、贝多芬、勃拉姆斯] 是 summit of depth [就深度而言已登峰造极]。

而我们的诗词、画、even [甚至] 建筑、或者章回小说, 哪一样不是 horizontal [水平式] 呢, 总而言之, 不是要形似, 不是要把眼前的弄得好像显微镜里照着那么清楚, 而是要看到远处, 看到那无穷无尽的 horizon [远景(原意是地平线)], 不是死的, 局部的, 完全的 (completed); 而是活的, 发展的, 永远不完全所以才是真完全。

这些杂乱的感想不知能否表达我心里想说的。有一天能和你们见面, 促膝长谈, 才能倾诉一个痛快, 我心里感悟的东西, 岂是我一支笔所能写出来的。

现在给你们报告一点风俗人情: 我先在意大利, 在 Perugia [佩鲁贾] 和 Milan [米兰] 附近一个小城市 Busto Arsizio [布斯托·阿西齐奥] 开两场音乐会。我在意大利很成功, 以后会常去那里开音乐会了。在雅典匆匆只有两天, 没有机会去看看名胜古迹, 音乐会很成功, 听众热烈得不得了, 希腊人真可爱, 已经是东方的味道了。阿富汗没有去成, 在飞机上, 上上下下了三天, 中间停到苏联 Tashkent [塔什干] 一天, 在那里发了一封信, 不知为何